

QUANGUO HUOJIANG ERGEJI

全国获奖儿歌集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

1986-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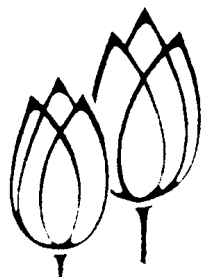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全国获奖儿歌集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

1986-1995



上海辞书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0 号

全国获奖儿歌集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

1986—1995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7 字数 188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 7-5326-0403-9/H·39

定价: 11.80 元

点 评
插 图

圣 野
水 飞
梁 大立
周 哲夏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周伟良
江小铎
何香生

儿歌是少年儿童的心声

冰心题  五年
九月

著名作家、诗人冰心为生肖系列
儿歌大赛活动题词（1995年9月）

小朋友們天真又活潑，
唧唧不喜煩，唱心歌？
兒歌的聲音使人沉醉，
它給幼小的心灵快樂多麼！

小老虎兒歌征稿活動題句

臧克家
書
一九八六年八月

著名詩人臧克家為生肖系列兒歌
大賽首屆1986年“小老虎”兒歌征稿
活動題句（1986年8月）

儿歌儿歌
童年的歌

唱
玩
其乐多

为生肖系列儿歌大赛题句

陈伯吹
一九九五年秋

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为生肖系
列儿歌大赛活动题句（1995年秋）

我们的祝贺

欣悉《十一年》编辑部、民研会上海分会
民歌组、《十朋友》编辑部、上海声像物公
司编辑部、《南风》报编辑部、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少儿节目》部大家联合组织了一九八三年
“十老虎”儿歌译奖活动。此举信表热烈祝贺！
儿歌，是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欢的文学样式
之一，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可是，这些年来，儿
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发表难，出版更
难，致使许多作者改行。可喜的是，作协大家
部“反其道而行之”，联合起来，开展“十老虎”儿
歌译奖活动。无疑，这对繁荣儿歌的创作，
对创作队伍的组织，对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
本部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愿译奖活动在
金钢带开好的头！

祝“十老虎”儿歌译奖活动圆满成功！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

出版说明

本书所收儿歌均为全国生肖系列儿歌大赛获奖作品，以新创儿歌为主，也包括少量搜集而来的传统儿歌。每首儿歌都附有专家的点评。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由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从1986年开始发起、主办，每年一届，至1995年已经连续办了十届。其间每一年，大赛的组织者都把当年的生肖名放进大赛名称之中，此举意在增强趣味、活跃气氛，使历届儿歌大赛成为一个有机、有序的系列，而绝非表示参赛作品或获奖儿歌都是有关生肖动物的儿歌。

十年十届大赛中，评委会共收到全国各地参赛儿歌三十几万首，从中评选出了一百九十余首优秀儿歌。现由我社編集出版。

这一百九十余首儿歌，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内容生动。既是历年来生肖系列儿歌大赛的成果结晶，又是近些年来全国儿歌创作水平的具体反映；既适合儿童诵读，又可给家长、教师或儿童文学工作者阅看。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繁荣儿歌创作起有益的作用。

上海辞书出版社

让儿歌在大街小巷越走越宽广

(代序)

水飞 圣野

谁没有自己的童年？谁在童年没有吟唱过里巷的歌谣？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在摇篮里和儿歌一起长大的。

可是有人说：“时代不同了，影视一类东西多了，儿歌过时了。”

有人同意这种说法：“娃娃们真是太可怜了，唱来唱去是那么几首老歌。望子成龙的大人们给孩子们买这买那，好的儿歌却苦于没买处。老歌声声，不正是娃娃们对新歌的一种呼唤吗？”（金双《儿歌的营养不良症》，刊于1987年9月11日《新民晚报》）

有人不同意：“这几年，弄堂里，公园里，马路上听不到孩子唱儿歌。我原以为儿歌正走向衰落，却想不到在幼儿园，儿歌正被广泛传布、演唱而大受欢迎呢。”（胡鹏南《小螺蛳变成金螺蛳》，刊于1989年《小朋友笔谈会》第4辑）

山东枣庄市薛城区南石乡中心小学五（1）中队少先队员们的调查最有说服力：一些同学听了“红眼绿鼻子，

四个毛蹄子，走路叭叭响，专吃哭孩子”等“鬼”儿歌，吓得不敢走夜路了，甚至天一黑连屋门也不敢出。一个同学的哥哥犯了偷窃罪，是从小爱听奶奶唱“喝了粥，不给钱，推起小车上正南……”这类坏儿歌的恶果。他进了劳教所后，痛心地说：“千万别让弟妹们再唱那些不健康的坏儿歌了。”这个中队的少先队员们开展了收集旧儿歌、修改坏儿歌、传唱新儿歌的活动，使小弟弟们改变了打架、闹事、不懂礼貌、不讲卫生等不良习气。那个小青年知道了，哭着悔恨地说：“早有这些好儿歌就好了！”（《九顶铁塔山下的山菊花》，刊于1987年12月《少先队活动》）

由此可见，儿歌在孩子群中还是有着自己的天地的，农村的儿歌比城市传唱得更活跃。好的儿歌，可以使人从小受到有益的熏陶；坏的儿歌，则使人中毒，深受其害。

看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就有童谚童谣影响兴邦亡国的记载：

北宋末年风传起“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歌谣，运用谐音，让童贯、蔡京这两个奸臣在世人咒骂声中加速覆灭。

明末著名童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为农民起义军争得民心，加快了明王朝的灭亡。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儿歌备受当时文

化界的青睐,有不少新文化运动的前驱,纷纷从事于儿歌的收集和创作。鲁迅早年收集、用毛笔字手抄在十行纸上的六首儿歌的底稿,至今还珍藏在首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里。(引自周芾棠提供的材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了许多革命儿歌,充满健康向上的战斗激情。如红军时期流传的《小马刀》:“小马刀,红穗穗,/站岗放哨不瞌睡;/要叫白匪拿住了,/钢刀下面不流泪;/不低头,不变色,/共产党万岁万万岁!”这首近于就义诗的红色歌谣,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斗争年代,起了多大的鼓舞斗志、坚定信心的作用呵。

儿歌在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应发挥其独特的作用。1986年春,在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经诗人鲁兵、圣野、水飞和民间文艺家任嘉禾、王森、蓝翔等共同倡议,开始了面向全国“生肖系列儿歌大赛”的征稿活动,其宗旨是“弘扬民族文化,繁荣儿歌创作,丰富少儿课余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活动的开展,得到了我国有识之士的赞扬和支持。文坛泰斗巴金老人夸赞说:“提倡新儿歌,抵制坏儿歌,很好!”著名老作家冰心、臧克家、金近、陈伯吹等纷纷题词、写信祝贺。老诗人沙金去世前在病榻上急切地写来长信呼吁:“儿歌是教育孩子很重要的一环。大家腾出手来写吧!”1986年中央文化部少儿司在发来的贺信中热情洋溢地指出:

“儿歌,是深受广大少年儿童喜欢的文学样式之一,

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可是，这些年来，儿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发表难，出版更难，致使许多作者改了行。可喜的是，你们六家却‘反其道而行之’，联合起来，搞起‘小老虎’儿歌评奖活动，无疑，这对繁荣儿歌的创作，对创作队伍的组织，对丰富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等，都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感谢你们在全国带了个好的头！”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活动，发起时只有民研会上海分会（后改名为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小伙伴》（现名《少先队活动》）、《小朋友》、《采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六家，历经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个年头，现已进入鼠年即第十一个年头。先后增加了《娃娃画报》、《幼儿文学报》（现名《小青蛙报》）、《少年报》（儿童版）、《小主人报》、《浦东少年报》、《儿童时代》、《哈哈画报》、《多来咪》、《拼拼读读》、《看图说话》、《为了孩子》、《文学报》、《大江南北》等编辑部，黄浦、金山、南汇三家少年宫和杨浦区少儿活动营地以及上海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上海庭园经济与文化研究会、上海中原文化实业公司、上海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单位一起参加主办；并得到湖北《少年文学报》、福建《特区少儿文学报》、天津《启蒙》月刊、江西《摇篮》儿童文学报、湖南《青少年科技报》等各地少儿报刊以及上海液化实业公司、艾迪企业形象设计顾问公司、上海同乐食品厂等一批企业的协办和支持。

许多离休老干部也纷纷来信支持。上海一位离休干

部在信中说：“孩子离不开儿歌，它能熏陶心灵。我参加革命以来，能自觉抵制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是同我童年时就接触革命歌谣分不开的。”

大连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张黛慧女士在寄稿时说：“作为一个妈妈，我要写儿歌。我知道，儿童饥渴着，他们盼望好儿歌。”

从八旬老翁，到十岁小孩，十年十届中，共寄来稿件三十几万首，从中选出得奖儿歌一百九十余首，先后为各省市儿童报刊选载，有的还编入了选集，配上了歌曲，编成了舞蹈，在各地电台、电视台播出。身患重病的冬木同志，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还在为编好《中国获奖儿歌集》忙碌着，其中收入了四十三首生肖系列儿歌大赛获奖作品。

在生肖系列儿歌大赛影响下，上海郊县金山、南汇和四川、河北等地一些热心儿歌创作的同志，也开展了相应的儿歌征稿活动。安徽旌德县图书馆馆长赵家瑶在来信中深情地说：“你们为繁荣儿歌创作，接连搞大赛，这样做，大受人们的欢迎和称赞。你们为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历史会感谢你们的。”

连续十年的生肖系列儿歌大赛，也获得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领导同志的好评。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就其十年来得奖的一百九十余首作品来看，题材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如：

〔知识类儿歌〕 有借助生动形象歌颂祖国大好河

山、虎年获得一等奖的《长城像条长扁担》(河北杨畅):
“长城长,长城弯,/长城像条长扁担。/一头挑着山海
关,/一头挑着嘉峪关。/万里长城真有力,/一挑挑了几
千年。”

有赞美改革开放新面貌、羊年获得一等奖的《黄浦
江有三层楼》(上海倪达):“江底隧道在底楼,/来往渡轮
是二楼,/南浦大桥跨两岸,/又高又长上三楼。/一层一
层又一层,/黄浦江有三层楼。/我到浦东看舅舅,/坐车
乘船随我走。”

〔抒情类儿歌〕 有借助常见事物,赞美敬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鸡年获得一等奖的《石拱桥》(四川戚万凯):
“石拱桥,/弯弯腰,/背爷爷,/背宝宝,/又敬老,/又爱
小。/石拱桥,/你真好!”

〔讽喻类儿歌〕 有在生动有趣的情节之中深寓讥
讽、马年获得一等奖的《毛猴卖梨》(江苏经莹莹):“小毛
猴,要赶集,/跑到果园去摘梨。/哪个酸来哪个甜?/毛
猴想个好主意:/个个梨子咬一口,/挑了一篮最甜的,/
挑到集上没人买,/都笑毛猴太傻气。”

〔游戏类儿歌〕 有寓教育于娱乐之中、鸡年获得三
等奖的传统儿歌《哗啦啦里彩》(江苏吕娜搜集):“淘米、
汰菜、豁水、斩肉,/你吃几碗饭?‘我吃两碗饭!’/你吃几
块肉?‘我吃两块肉!’/揩面、汰碗、豁水,/哗啦啦里彩。”

〔生活类儿歌〕 有运用轻松愉快的笔调,赞美移风
易俗的美好事物、蛇年获得二等奖的《奶奶又当新嫁娘》

(江苏经绍珍):“奶奶今天喜洋洋,/又当一次新嫁娘。/妈妈做她介绍人,/爸爸为她发喜糖。/我拿一把小梳子,/帮助奶奶来梳妆。/奶奶羞得红了脸,/好像一个小姑娘。”

以上列举的各类儿歌,其共同特点是每一首都洋溢着浓厚的泥土气,都是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开放出来的声情并茂的小花。

生肖系列儿歌大赛连续开展十年来,获得了颇为可喜的成果。但从发展与提高的要求来看,仍存在着诗人张继楼在大赛开始阶段指出的状况:“缺少十分令人满意的完美之作”。在众多来稿中,主题先行与假大空的流毒,依然存在。富于幻想,充满童趣,极富韵味的佳作,较难寻觅。对一些较有成就的作家、诗人与儿歌作者,在组织发动与宣传评介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有待于今后不断改进。

在生肖系列儿歌大赛活动十年的回顾中,可以让关注儿歌创作的人们得到的启迪是:

一、自信自强

某些作家、理论家把儿童文学贬称为“小儿科”,更把儿歌童谣看成为不屑一顾的“小小儿科”。他们忘了我们以诗教著称的中国,历来都重视儿童歌谣的教育和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儿童歌谣的独特作用。蔡元培、沈尹默、胡适、刘半农、郑振铎等一批

社会名流，一再倡导儿歌的征集和创作，在北京大学建立起“歌谣研究会”，又创办了《歌谣》周刊。他们珍视古人视儿童歌谣为“天下之妙文”（郑旭旦《天籁集序》）的好传统，珍视儿童歌谣在陶冶儿童情操中的微妙作用。当代革命家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也很重视儿童文学的作用，编了大量的民歌童谣，创作了儿歌《狗误我》，成了文学史上的佳话。

作为儿歌创作的热心的扶植者与倡导者，我们不必因有人轻视而气馁，而应化之为积极的动力，自信自强，努力培育出无愧于当今时代的儿歌佳作，更多地赢得人们的认同与重视。

二、质量第一

十年儿歌大赛，三十几万件应征作品，充分反映了儿歌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可数量的众多较之质量的提高，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儿歌作品，应是文学创作中的精品，字字闪烁着智慧之光，才能扣动孩子的心弦。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诗人张继楼曾说：“说句心里话，从自己的感受来看，创作一首好儿歌比写一首好诗更难。我写了近三十年儿歌，受孩子喜爱，能在他们口头流传的，也不过只有几首。”这决不是过谦之词，而是老作家长期辛勤笔耕的真切体会。

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让我们在儿歌创作中牢记质量第一，不断为推出新的佳作而努力。